



教我何處尋夢 — 沙宣道軼事二則

1983 卷 15 期 4

子

三月的杜鵑剛開得燦爛，卻被沉厚的濃霧所肆意侵迫，在朦朧中顯得分外凌艷、迷人。

原本蒼白的幾座醫學院大樓也在白茫茫中增添了幾分「仙氣」；濃霧把這所眾人敬仰的高等學府「裝扮」得更加高不可攀。多少人曾在它門外寄過美夢？多少人曾成功地進入此處編織編織夢想？又多少人曾對這裏出入的人存過幻想？

不幸地，我們是這三種尋夢者的全部 —

小時候，對於飄著白袍、急速地在醫院裏行走的醫生都存在一份敬意，認為他們鼓動自己所有的生命力，來為病人和病魔、死神糾纏，實在了不起；我們有這一群救死扶傷的保護者也覺得幸福，於是打從少年時就立志當醫生，希望一朝能加入他們的行列。就算做不成白裘恩或史懷哲，也可當個平實、穩重的小醫生。可是，所謂優異的考試成績把我進入醫學院的「理想」實現了，卻把我從前的「夢想」碰個粉碎。

醫學院內，「學習氣氛」的確濃厚。君不見圖書館內常座無虛設；黑夜裏的沙宣道上，白文遜樓永遠是最明亮、矚目的一座嗎？可是誰又敢說每個人的「學習態度」都是正確、認真的？大多數人只求功利地應付考試，所謂「得過且過」；對於不會考的或者暫時不考的一併「乎碌」得可以。究竟有多少人在生吞活剝厚厚的筆記時，不是想著這些會否在考試中出現，而是我們將來或許要用到這些知識來醫人、救人？我是否否定考試的功用，就算它形式、內容有偏差，不能準確地測驗到我們的學習成績，它至少能迫我們溫習功課；最重要的包括那些不在試卷上出現的部份。

趁著期考的壓力和假期，正是把這學期所學的都概括地複習一次的機會。深信著圖書館內的「群眾壓力」會在讀書效率上起著一定的作用，我這次破天荒的每天安坐「拉記」。於是幾個同學相約每天一早便到圖

書館門外等它開門，好讓有機會選個安靜的位置來進行一天的苦讀。有一天，當我在座位上安頓下來不久，卻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：

一位五年班的師兄大模大樣的走到一位剛去了吃早餐的同學的座位。把那同學的書本隨便翻揭了幾頁；當認定是「可以欺負」的低年級後，就輕蔑的把那同學的書本一股腦撥開，放下自己的一疊書，然後揚長離去。雖然圖書館有文明規定，同學不能使用物件留座，可是那位同學一清早便爬起牀，趕回來在門外苦等十多分鐘所得來的位置，難道是不合法的？難道離開座位不夠十分鐘也是太過份？也許這就是「大仙風度」；也許他認為自己的畢業試比什麼都重要，而我等「輩份低微」的人的權利是可以肆意抹煞的。然而，這位師兄所表現的除了大仙氣燄外，骨子裏能說沒有一點恃強凌弱，以大欺小的心態？那豈不是與我們醫生要扶持病弱的精神背道而馳？難怪別人嘲諷醫生是「趁你病，攞你命」的「奸人」了。

當那位當事的同學從飯堂回來時，我還來不及告知他的「不幸」遭遇，他卻告訴我一件令人更加沮喪的事情：

他原本很快的把早餐吃畢，好早一點趕回來圖書館。可是當他走到飯堂門外時，卻看見一位五年班的師姐昏倒在地上。當時在飯堂出入的人也不少，其中不乏高年級的師兄、師姐，甚至是五年級的同學。然而他們都只是遙遙的看看這躺在地上同窗，未來的同事，然後淡然離去。彷彿他們什麼也沒有看見；心田經已乾涸得連一點漣漪也掀不起。顯得最關心、最著緊的卻是那些職工亞嬭、亞伯——又是擦藥油，又是怕「打了地氣」對她健康不好。而在眾未來醫生袖手旁觀也省著的情況下，打電話召救傷車的還是我那位「輩份低微」的同學。我們未來「救死扶傷」的社會棟樑，你們的頭快到泥洞裏鑽吧！沙宣道醫學院內已是一個與外世風雨隔絕的象牙塔，然而在這蔭庇的溫室內，請看看你們還是怎樣的對待自己的同窗。那麼當將來浮身在社會的大染缸裏時，你們大可以用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的藉口來把什麼也推得乾淨。假若我是病人，要我躺在病牀上接受這些醫生冷漠的治療，我寧可要那些親匿的亞嬭、亞伯！

在同一個半天之內，就遇上兩件這樣令人洩氣的事，什麼讀書的勁兒也沒有了。那位理直氣壯地佔了別人位置的師兄，他放下書後，就一直至十二時多才再出現。我曾幾次想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」的把他們的東西放在一邊，坐了那位置，看他會有什麼反應時，但那位當事同學卻勸喻我不屑與這類人爭論，況且醫療界內工作圈子確太小，恐怕將來我們出病房或當實習時，他與我們為難。當時我想到這裏，的確認爲只好息事寧人、明哲保身，何況我的實在利益並沒有受損。可是，這種姑息養奸，爲求自保的這類哲學卻沒有真的使我能安然的保著自己的既有利益。良心的自責使我整天都忐忑不安，卒寧可放棄自己的好位置，頹然的返回宿舍。

從此，我明白到什麼明哲保身的哲學並不能真的息事寧人。然而，那些自私的人卻因爲善良人的包容、厚道而更加猖獗、囂張。在此，我希望如我一般的尋夢者快快醒來，看看周遭是夢境，還是仙境；看看自己在做什麼，別人又在做什麼。免得將來美夢突然被驚破，才赫然發現周圍的不是白袍的大使卻是面目猙獰的鬼魅；而自己也弄得一身銅腥，滿手鮮血。